

中国地方史志丛书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十八

中国地方志学论

地方史志研究组编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中国地方志分论

地方史志研究组编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1981年·长春

业经吉林省出版局吉业印字第〇四六号文批准

封面设计 韩在贤

编 辑 者：中国地方史志协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出 版 者：中国地方史志协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印 刷 者：吉林省工业印刷厂

出版日期：一九八一年十月

地 址：长春市吉林省图书馆
研究辅导部

电 话： 53802

信合

2.1

前 言

《中国地方志论丛》是为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情报部门及地方史志研究工作人员和大专院校的有关专业师生提供的教学和工作参考书。

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我国各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工业、农业、交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情况的重要资料宝库。它持续不断地记录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区、各时代阶级关系、生产关系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和所取得的成就。从地方志中也可以了解天文、气候、地形、地质、水利、地理沿革、自然资源、动植物的变化及飞禽走兽、鱼类的迁移等等情况，地方志有其鲜明的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和可靠性。

为了配合全国地方史志的研究工作，配合全国各省、市、县以及人民公社地方志的编写、各地的普查地名工作以及编写各地乡土教材，发展文物旅游事业，为了向各系统、各级、各类型图书馆、资料室、博物馆、考古队、情报室、档案馆、文化馆以及党、政、军、群众团体等部门提供有关我国地方志的整理、保存、利用等方面的知识，使地方志更好地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这个地方史志研究小组编辑了《中国地方志论丛》（上、中、下三册），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的大力指导，将这三册书

列为中国地方史志丛书，并作为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十七、十八、十九出版。

《中国地方志论丛》上册为《中国地方志总论》，中册为《中国地方志分论》，下册为《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本书为《中国地方志分论》，编辑了有关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志存续、收藏、查阅和利用等方面介绍性文章，除个别文章是从国内现有报刊已发表的文章中选辑的以外，大多数文章是邀请国内有关省、市、自治区对地方志有研究的同志撰写的。每篇文章大体上都侧重谈本省、市、自治区地方志的状况，故本书是按省、市、自治区的行政区划顺序排列的，以对各地研究人员的利用提供方便。因水平有限，缺点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指正。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付秘书长周雷同志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指导，谨表谢意。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共八位同志。主编金恩晖；付主编曹殿举、王中明；编辑郭建文、郭铁城、张铸、张朝清、郭景宪。

目 录

京、津、河北方志考存	陈培荣	(1)
略谈上海地方志	王启宇	(17)
天津地方志考	魏东波	(29)
山西方志考略	刘纬毅	(44)
五十年来未能问世的一部珍藏——《绥远通志稿》	张万仁	(58)
辽宁地方志概述	郭君	(65)
吉林省地方志考略	金恩晖	(78)
黑龙江方志试谈	方衍	(88)
陕西省地方志考略	高峰	(106)
甘肃地方志略谈	周丕显	(120)
宁夏方志考	高树榆	(138)
青海地方志考录	陈超	(150)
新疆地方志浅谈	纪大椿	(168)
山东省地方志概谈	王桂云	(176)
江西省地方志考略	漆身起	(185)
《浙江地方志考录》前言	洪焕椿	(196)
宋元四明六志简介	郑芳华	(203)
安徽方志述略	刘尚恒	(209)
江苏省地方志考略	倪波	(232)
福建方志述略	郭天源	(244)

《福建省地方志普查综目凡例》	福建省天象资料组	(252)
略谈《台湾府志》	李致忠	(254)
河南地方志概述	张万钧	(258)
湖北方志述略	贺觉非	(268)
湖南地方志略考	李龙如	(282)
广东地方志简介	方振球	(287)
广西地方志述略	刘各鸿	(297)
四川地方志概略	何金文	(313)
西藏方志说	何金文	(344)
贵州方志略考	洪 桥	(350)
云南地方志概说	吴 静	(359)
中国地方志论文索引	王中明编	(369)

京、津、河北方志考存

陈 培 荣

一、方 志 概 述

我国历史悠久、典籍充栋，而方志可称之为整个史籍文献中一颗闪光的星星。这种著作体裁和形式，为我国所特有。它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的文化史也是一大贡献。因此，它获得国内外普遍的重视。

现在，方志的利用率越来越高，说明它的史料价值之大；而方志的价值，是由它的特点派生出来的。概括地说，它的特点和价值主要在于：

1、内容记载之综合；2、所收资料之切近；3、编纂体例之规范；4、概括空间之广且细；5、所记时间之长且续。

方志反映的是一个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人物以及自然现象的全貌。这种综合的内容，使其使用价值倍增。难怪乎历代各级政府官员一到某地任职，首先要查阅该地方志，了解该地全貌，以作施政参考。

方志所载材料，古今皆有。其尤为可贵者，往往在于修志时所作的实地考察调查。即使因统治者阶级之局限，观点或无是取；但其所记近事，或系近闻，或为亲见，比较接近事实，故其可信程度较大。

中国的方志，在其漫长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在纂修者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比较规范化的体例，即分门别类地综合记述该地的全貌。这种体例，不靠行政命令强行规定，而是因为它从总的方面能为大家所接受。所以，它才能历久不衰，不会因其自身发展变化而变得面目全非，变为另外的一种形式和体例。如果那样，就不称为方志了。这种体例，能保证其内容的全面性和完整性（这里不是说各种方志的具体类目必须千篇一律，那是要因“志”而异的）。

一部方志，它记载的只是很有限范围内的事，但因我国各地方历来有修志传统，同一时期，全国有众多地方在同时修志，大至各省通志，小至里志村志，这样，方志作为群体，它记载范围之广且细，是任何其他类型的著作所不能比拟的。同时，由于方志有经过一段时间就要修一次的通例，它就能保存历史上关于某个地方、某种事物、某个现象的连续的、完整的记载。比如关于天象方面彗星、流星、日食、月食、太阳黑子的记载，关于水、旱、虫灾的记载，关于地震的记载等等。这些连续性的记载，就特别有利于我们的科学的研究，从中找出某些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规律性。

上述五点，前三者就方志作为个体而言，后二者是把方志作为群体而言。

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方志财富。由于后人的发掘、整理和利用，并不断有所发现，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方志已是很可观了。

1935年朱士嘉先生所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问世，其著录方志5832种93237卷。1935—1938年，朱先生又搜集了730种，辑成“补编”，发表于《史学年报》第二

卷第五期。又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到1958年《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出版时，已收录方志7413种109143卷。

由于目前各家对方志概念和收录范围的看法和观点不尽一致，一紧一松，对其总数会有相当的影响。

众所周知，科学虽有其各自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记录范围，但各门学科之间的交叉，以及边缘科学的不断产生，对具体的一本书来说，由于见仁见智的不同而放入不同的科学类目。方志虽有其特定的编纂体例和内容范围，但它跟历史、地理以及其他文献的交叉现象也是错综复杂的。官修的传统方志较易认定，某些私撰的类乎方志的著作，在归类时就颇费周折。曾至题名也不总是以“×××志”的形式出现，有记、乘、书、考、略、录、典、图志、外志、志略、略志、志料、材料、事情、文献录、文献志等等多种名称。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所以要统计出一个很精确的全国现存方志总数是很困难的。至今全国已有许多图书馆编印了馆藏方志专目。特别是收藏方志较富的，如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市人民图书馆等，都先后编印了馆藏方志书目。国外如日本也编印有主要图书馆、研究所所藏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此外，在一些其他书目中，方志类所收的书占相当比重。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志的书目，著录方志数量最多的是中国天文史料普查整编组编印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初稿）。此书于1978年9月出油印本，征求意见，并进一步组织审核定稿，目前已近尾声。所收方志的统计数字，尚待最后核定，但大致可以说，自宋迄今，全国历代公私纂修的现存方志总数，当在8500种上下。

二、直隶方志考

现在的京、津、河北地区，明代直隶京师，清代为直隶省。该地区现存方志，始于明初，盛于清代，虽民国间亦修了一些，但明清二代已占绝对多数，本文介绍的也多为该二代的方志，故姑且以“直隶”之名统之。

京、津、河北的历史地理沿革，情况复杂，全面叙述，不是本文的目的。现仅就各自与方志有关者作一简解。

北京：辽开泰元年（1012年）改幽都府置燕京析津府。宋曾一度改名。金天会（1123—1137年）中复旧，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于此，府即改名为大兴府。元为大都路，直隶中书省。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为北平府，永乐元年（1403年），升为北京，政府为顺天府。其后，明、清皆称顺天府。现存北京最早的地方志为《析津志》（辑本）。

天津：其名始于明代。明永乐二年（1404年）筑城置戍，时称“卫”，有卫、左卫、右卫之别。清顺治九年（1652年），裁左、右卫并入天津卫。雍正三年（1725年）改天津卫为直隶州，九年（1731年）升为府。故现存最早的天津地方志称《天津卫志》。

河北：元属中书省，明直隶京师，清置直隶省，1928年改称河北省，1952年和1956年先后将原察哈尔、热河省之一部划入河北省。

解放后，北京为首都，由中央直辖，而天津市两经变动。天津于1949年设为中央直辖市，1958年改属河北省，1967年复改为直辖市。故京、津、河北地区，历代之升降，隶属，交织纵横；其府、州、县之归属，也应时而异。如清直

隶属部大名府之东明县，其归属就几经变动，后来改属河南省，现属山东省。一些方志书目，因其依据的政区划分标准不同，就会出现种种分歧。今就现行行政区划为准，对京、津、河北地区范围之方志，作一大概的统计。

现存方志，北京地区有50余种、天津地区20余种，河北省地区570种左右，三地合计约650种上下，如果以全国方志总数为8500种计算，则三地合计占总数近8%。这个数字已相当可观，它是全国少数几个纂修方志较多的省区之一。其原因之一，大概跟明清时该地乃京师所在，是当时政治、文化中心有关；而明清时代又正好是纂修方志的极盛时期。

从方志的类型看，本地区范围内，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乡镇志、村志皆有。从时间上看，明初迄今，长达六百年之久，纂修方志的传统得以继承下来。

在全部约650种方志中，如果以纂修的时代分，则明代所修者约90种，占总数14%弱。但因时代久远，散佚失传者众，故实际纂修的方志数，所占比例或要有所增加。

下面对纂修时代较早的几部方志和有影响的几部方志作一简述。为述其源流，在介绍某一种方志时，同时谈及有关该地的其他方志。

该地区现存最早方志，一为《析津志》，一为《顺天府志》，均为现北京地区的方志。可惜的是，此二志均原本久佚，撰人无考。现存者皆传钞自《永乐大典》辑本。视其内容，当为明初所修。前者为民国间抄本；北京市文物局藏有二册。后者也是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卷七至十四，台湾藏寺、观二卷。

据记载，尚有明洪武《北平图经》，亦已失传。

今所见《顺天府志》最早刻本，为明沈应文、张元芳等所修纂的万历《顺天府志》六卷。其志成于明万历二十一年。沈应文，字征甫，明隆庆戊辰（二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其书原为明谢杰所撰，由沈应文续成。《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著录。称其“颇为简略。所立金门图、京兆图诸名，粉饰求新，尤明季纤佻之习。”《光绪顺天府志》所载府尹沈秉成序，更之为“非略即舛，殊难可征。”但其书的万历原刻已成稀品，殊可珍贵。目前，北京图书馆藏有原刻足本，1959年北京中国书店据此影印，国内较大的图书馆多有收藏。

清代最早的顺天府志是康熙时张吉午修纂的《顺天府志》八卷。其书卷六历官一目，记张吉午为康熙二十一年任，而卷七进士记至康熙乙丑科（二十四年），知此书当其间所修纂，惜此书未有刻本，仅有康熙时抄本流传，且缺第一卷，足本已不可得。

修纂时代虽晚，而声誉显赫，影响较大的是《光绪顺天府志》，为卷百有三十，分京师志、地理志、河渠志、食货志、经政志、故事志、官师志、人物志、艺文志、金石志等十志，而以序录志例结尾。

此志系万青藜，周家楣等人，邀请当时很有名望的张之洞、缪荃孙先后总纂。张、缪学术造诣很深，既长目录之学，且富藏书。参予该志分纂的，又多为学有专长者。又非仓促即就。工始于光绪五年，迄光绪十二年始成，历八年之久；且刻成之后，又经重校。其志体善事核。所载材料，注有出处。在当时以及后世都颇有影响。

除明初修纂的上述《析津志》、《顺天府志》外，修纂时

间早的要算明正统十年赵本修纂的《大名府志》十卷。该志的正统刻本为海内外孤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日本收藏中国方志的联合目录著录此书为十卷，杂录补遗一卷。而本国境内竟未有收藏，至此，不能不感慨万分。

其下，就是明弘治间所修的四部方志，即弘治七年徐圭最后编定的《重修保定志》二十五卷，弘治初年修成的《顺德府志》十卷，弘治十五年吴杰、张廷纲修纂的《永平府志》十卷，弘治十四年戴敏、戴铣修纂的《易州志》二十卷。

此四志中，前两志情况较复杂，故略作介绍。

《重修保定志》，又名《保定郡志》，以其卷端书名为前者，而目录前题名为后者。故各家著录因依据不同而不尽一致。以该书性质实为府志，且有原纂志者张才之子张琳《题保定府志后序》一篇，故还有著录为《保定府志》的。著录方志，往往在志名前冠纂修年号，该志有冠“成化”的，有冠“弘治”的。为何纂修年号也有此分歧？弄清其志纂修经过，问题就解决了。

本来，此志由章律命张才纂稿，于明成化八年修成，还未及刻板行世，章律、张才先后离去。后来，张才之子张琳巡抚保定时，找到原稿，又命徐圭“重加编正”，弘治七年由李用中重校后刊行。这种情况，在修志中是常见的，由此往往对志的修纂人和志名前所冠年号发生分歧。

此书弘治原刻本已很难见，仅宁波天一阁和南京图书馆收藏；但1964年上海古籍书店已据天一阁藏本影印。

保定府志，明代所修的尚有隆庆五年通判冯惟敏等纂修、万历三十五年知府王国桢和王政熙续修的《保定府志》四十卷，其书的万历刻本一藏台湾，但不全，缺卷三至五，

一藏日本内阁文库，系足本。

清代康熙十九年，知府纪弘谋、郡人郭棻修纂《保定府志》二十九卷，康熙时有刻本，不过，此书在乾隆及其以后用原版重印时，其卷二十八艺文志内，内容已增刻至乾隆四年，且原板上纪弘谋的“弘”字，已剜改成“宏”字。笔者曾见国内一些图书馆的卡片目录和方志书目，瞿氏《方志考稿》，以及日本所编的方志书目，修志者均著录为“纪宏谋”。实际原姓名应为“纪弘谋”，改“弘”为“宏”，乃避乾隆御名所致，著录作者时，通例应考查出真实姓名而著录之。

此外，光绪五年郑士蕙纂修《保定府志稿》二十卷，湖北省图书馆藏有稿本。由李培祜、张豫垣等修纂的《保定府志》七十九卷首一卷，自光绪七年至十二年，历六年成书。

《顺德府志》十卷，明弘治初年修成。弘治刻本仅台湾藏有卷二、三、七至十共六卷。1969年台湾出版的书目，题“明不著纂修人”。

考明万历甲申（十二年）知府王守诚《重刻顺德府志序》云：“顺德之有志也，始作者无所考已。成化间郡守长安林君恭重刻之，凡十卷。嘉靖初绥德孙君锦典郡，属节判高君湛再修之，凡八卷……。”

又考清康熙十九年知府殷作霖《续修顺德府志序》云：“……明季知府林公恭，成化间重修，孙公锦嘉靖时又重修，王公守诚、张公廷庭万历两经重修……。”

王、殷二序，列举历修经过甚详。王守诚身为顺德知府，又是万历志主修者，他提到了成化志，提到了嘉靖志，而独不提两者间的弘治志，决非一时疏忽。其时去弘治未

远，如果另有一弘治志的话，他不会见不到，即或见不到，按例在叙述本府的志书源流时也应提及。

经查清乾隆十五年知府徐景曾所修纂之《顺德府志》卷七职官所载，林恭字子敬，宝鸡人，举人，成化二十一年任知府。故知林氏修《顺德府志》时，已是成化末期，与弘治紧接。王守诚序中提到的成化志为十卷，亦与现藏台湾的一卷数相合。

据上述理由，则所谓“明不著纂修人”的《顺德府志》十卷，其纂修人即是林恭。其志始修于成化之末，成于弘治之初，为弘治初年所刊。

林志而后，就是嘉靖十五年孙锦、高灝修纂之《顺德府志》三十五卷，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有足本，其卷六职官表在原刻后已增刻记载至嘉靖二十八年。国内已无足本，仅宁波天一阁藏有该志的卷十至三十五。

顺德府志，明万历间又经一修一续。一为王守诚、张四箴等修纂的《顺德府志》四卷。据万历甲申（十二年）王守诚序，称此志是他拿着河南彰德府志“以授诸生张四箴，李芳荣，李芬辈取顺德事如其例而书之。”又称“志成，为卷凡四，为目凡九，草脱于癸未之冬，锓竟于甲申之春……亦聊以备一方文献而已。”知此志修成于癸未（十一年），而刊成于甲申（十二年）。志分四卷九目，为：卷一：地理志，建置志，田赋志，典祀志、官师志。卷二：人物志，选举志。卷三：艺文志上。卷四：艺文志下，杂志。

万历十八年，知府张延庭又在王志后续修部分内容而增刻之。后来原版重印时又陆续增刻一部分内容直至万历末年。此版明末焚于兵火，仅留下一部分。入清后，顺治八年由知府

李盛枝主持，对原志“依次诠定爰授梓人”。这就是顺治八年重刻本。此后，康熙十九年知府殷作霖又在顺治板后续修增刻。

以上所述该志的续修，增刻，诠定重刻等等。头绪纷杂，各种目录著录颇不一致，增加了该志版本的复杂性。但搞清了上述的变化经过，板本也就好确定了。后续各志，均为在万历十一年王守诚《顺德府志》的基础上增续而成，条例均承该志之旧。

清代尚有乾隆十五年知府徐景曾纂修《顺德府志》十六卷，以其流传尚多，故不赘述。

明正德时所修的方志有四种，本文不作介绍。

综上所述，从明初到正德间所纂修的方志，现存者共十一种，占京、津、河北地区方志总数的1.7%，可算为凤毛麟角了。明代其余近八十种方志，都为嘉靖及其以后所修。

直隶之通志，最早纂修于清康熙间，名《畿辅通志》。为何用此名？

古代王都所在之千里地面称畿，后多指京城管辖之地区。辅，旧指京城附近之地。畿辅二字合用，即指京城周围附近之地区；在清代变成了直隶省之别称。故《畿辅通志》者，即为直隶省通志也。

康熙《畿辅通志》由直隶巡抚于成龙，格尔古德创修，属翰林院侍讲郭棻董纂，成书四十六卷。康熙二十一年格尔古德序称“是书始于康熙十九年之七月，成于二十一年之四月。”以其成书之速，一些材料未加详核。雍正时，唐执玉奉诏请田易等人重修，后来李卫等人又代领修志之事，至雍正十三年志成，分卷百有二十，目三十一。比起康熙志来，内容和体例都较为完善。